

名家笔下话贵州

名家档案

田霞：中国散文学会理事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获全国第七届冰心散文奖，第七届长征文艺奖等。主要作品有《文风与文化担当》《穿透文字的是思想的力量》《信仰的高地》《天山的守望》《白桦林，在边疆》《天骄》《荷韵里的时光》《巴丹吉林的生命礼赞》《地图上的英雄记忆》等。

黔东纪行

田霞

下，人们悠闲地下棋、纳凉。

夜晚的古镇，灯火璀璨，错落有致的吊脚楼，灯光映照在水面，波光粼粼，缓缓流动，如梦如幻。

清晨，清脆的鸟鸣唤醒人们。小芦已在露台泡茶，远望是碧水蓝天，小桥流水，眼前是茶香四溢，如此美妙惬意。“这茶味道真好”，我赞，“是我们贵州的水好。”小芦说。“水好”这是我无数次听到的，这些天，也真切地感受着好山好水好风光。

下司古镇

黔东南确实很美，空气清新，充满绿色生机。

从镇远到凯里下司古镇，我们又遇到下雨天，开车的小敏稳妥自信地驾驶着方向盘，忽然她右手腕上戴着的一个蓝色的、上面镶嵌着一朵兰花的手环，吸引了我的视线。

下司是清水江上游的古镇，有“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”“中国龙舟冠军之乡”之美誉，是全国文化旅游示范点之一，也是中国皮划艇激流回旋训练基地。

凯里下司酸汤鱼是黔东南州的名菜之一，扬名省内外。我们在下司古镇品美食，雨中漫步，看小桥流水，雨中赏景，雨水打湿了衣服，似乎觉得又是一种别致的惬意。我们走进古镇一处非遗产品展，见几个很时尚的年轻人正在聊着非遗产品的手工制作。看着精致、可爱的小饰品，我第一次有一种想选上两件心仪的的手工制品的兴致。或许是小敏的手环给了我某种启示，或许是为了把雨中古镇的清幽美好遥寄收藏在时光里。

有时想，喜爱的东西不是价格高低能衡量的，而是一种遇见时的心情和给你的惊喜。

在下司古镇，酸汤鱼美美的味道，坐在江边品尝颇感惬意。而远处飞驰而过的高铁和巧遇一队划艇少年的训练，平添了这远山深处的幽静和生机。

铜仁梵净山

回到贵阳已是中午时分。

正是周末，大姨的儿子小文儿媳小华夫妻俩陪我们一行到铜仁小住了两天。小华娘

家就在铜仁江口梵净山下，这次我乘坐的车是小文小华开的。

梵净山位于铜仁市境内。主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，是武陵山脉最高峰。梵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，列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是地球同纬度上原始森林植被保存完好的一颗绿色明珠。梵净山海拔2000米以上山峰20余座，峰岭纵横，地貌奇特，犹如一部浑然天成的地质史书，它保存与凸显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，拥有全球独有的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等珍稀动植物。

从贵阳出发到铜仁的路上，小文小华介绍着沿途风光。“十里不同天”，路上又下雨，我发现，小文的开车技术非常娴熟。

小文边开车边略带遗憾地说，“如果不下雨，天气好，这一路风景看得更清晰，就更美了。”其实，我觉得雨中的山峦景致别有一番韵味。

车子穿过一个山体隧道，雨停了，远山一片翠绿，若隐若现的远山间有星点似的白色房子，冒着袅袅炊烟，我指着远山的人家说：“如果不是有高速公路，从这大山里走出来可真不容易啊。”这下勾起小文和小华的话题。小华说：“我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，记得当时上大学时，从我家到贵阳要辗转两天时间，先坐长途车到玉屏，在中转地住一宿，第二天再坐火车到贵阳，那时还是绿皮火车。现在交通便利，四通八达，开车也只要三四个小时就到家了。”

到达铜仁天已渐黑。小文小华的亲家也是铜仁江口人，侗族。我们刚下车，亲家一家早已预订了丰盛的侗族特色晚餐。掌灯时分，远山云雾游走在山巅，连绵的群山随着夕阳慢慢隐去，犹如熟睡进入梦乡。在这静谧的大山里，还没上梵净山，已是山中人。

有时候想，现代科技的发展，无人机的加持拍摄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，每个人都会以最快的速度，了解到美食、美景，这已不新奇了，但总觉得少了点味道，甚至有时有审美疲劳之感。其实，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闻到花香，听到鸟鸣，看到云雾在山中行走

时的美妙，还有遇到属于你、打动你，能入你眼的特别景致。

到梵净山正赶上雨，小华准备周全，为我们买好雨衣与鞋套。乘缆车到登山起点，我们一行6人，顺着上山木栈道走了数百台阶。

雨下大了，在山下等我们的小文小华接着我们进了一家他们熟悉的酸粉店，于是，我们每人点了一大碗酸粉，五颜六色的汤料小菜尽其所选，酸辣香味飘进味蕾，看着外面豆大的雨点揉进湍急的河流一路向东流。小华说：“我的家乡依山傍水，随处有好吃的酸粉，政府倡导发展林下经济，家乡越来越美丽。”“这山里的空气真好，听说这里把空气称为‘氧罐头’，看来这含氧量足以让人醉氧。”我随声赞许地说。

不知我们中的谁在小店里选了袋带壳的熟花生，见上面写着“铜仁”两个大字样，我记住了这次雨中的酸粉，还有铜仁的花生。

清晨徜徉在大山深处，看山上的云雾从山腰飘移在群峰之中，那流动的美感难以言表。

忽然就想起那曾经出现在电视里的画面“多彩贵州”，如今的贵州这多彩里充盈着人烟烟火的鲜美和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。这里不仅有青山绿水、自然景观，早已有四通八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，山清水秀的“林下经济”前程能不美好诱人吗？

回来的途中，我们一行在遵义一个标有“美丽乡村一枝花”的地方下高速，小文小华早已预订好一家特色餐馆小憩午饭。

我不由得想起两次到遵义参观见学，仿佛就在昨天，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红色传奇故事依然那样清晰可见。90年过去了，如果前辈们能看到今天他们为之牺牲奋斗的土地上，百姓生活得这样便捷安宁，该有多欣慰，如果有如果，他们能健在享受着和平美好的新时代，又该有多好啊！

雨渐渐下着，小芦在沏着茶，金色茶汤流动在空中，形成一道金色流动的弧线，茶还没入口，沁香已入心。也是，经过这好山好水的过滤、洗礼，这茶的味道能不令人陶醉吗？

镇远古镇

镇远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位于长江水系上游、贵州东南部，处于贵州高原东部武陵山余脉的崇山峻岭之中。地处湘黔两省的怀化、铜仁和黔东南三地交汇之处。

从贵阳到古镇我们一行11人三台车，约好在出高速路口处会合出发。我乘坐的车是表姐小蝶的闺蜜小敏开的，小芦在副驾驶，不停地回头给我们递着好吃的。从贵阳到镇远，路面平坦，车辆不多，虽是高速公路，但是遇到下雨，在大山雨雾中行驶，还是有点担心，看小敏开车技术真好，不急不躁，遇到会车干净利落。

镇远县的㵲阳河畔，四周皆是山，河水蜿蜒，以S形穿城而过，北岸为旧府城，南岸为旧卫城。城内外古建筑、古民居、古码头数量颇多。据介绍镇远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1986年，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被世界旅游基金组织称为返璞归真、回归自然的世界十大最佳旅游胜地之一。镇远古城的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，年平均气温在16.4℃。冬无严寒，夏无酷暑，春秋温煦。

到镇远古镇走一走青石板路，千年的古镇记忆，便在这里铺展开来，沿河的吊脚楼、咖啡馆、非遗展品、民族服饰漂亮至极。廊亭

诗情流淌夜郎河

■ 邹德斌

我是乘坐高铁到的夜郎。

一同下车的乘客有20来位，老少男女，跟上车的乘客大致相当。出了站，一路同行问得，他们有的来自桐梓县城，有的跟我一样来自遵义市区，还有的来自省城贵阳，甚至有一些中年夫妻是从北京治病回来。这让我有种漫漫漂泊的恍惚：所有的天涯迢迢瞬间都聚在眼前，如同邂逅历史中的夜郎就在此刻的脚步——脚下，就是那个荒天野地的神秘夜郎？

见我两眼疑惑，接站的梁光勇哈哈大笑，没错，在全国所有名叫夜郎的地方，只有我们脚下这片土地，才是唯一以夜郎命名的行政区划——贵州省桐梓县夜郎镇。

光勇爽朗的笑声如熹光荡开晨雾。

眼前一座大桥凌空飞架。桥下，河水蒸腾起袅袅烟岚，大桥氤氲在一派春霭仙景里。光勇又如数家珍，这座自西向东跨越夜郎河的大桥，全长1120米，桥至水面高差218米，是世界首例“嵌入式大体积嵌岩拱座基础”大桥，它的主跨370米钢筋混凝土提篮式长拱，在同类型桥梁中跨度国内第一、世界第二。光勇兴致勃勃地讲，贵州享有“世界桥梁博物馆”美誉，夜郎河特大桥便是一个网红打卡点。说话间，又一辆高铁从大桥上穿云破雾，飞驰而过。

乳白色的晨雾渐渐散去，沿着与夜郎河并行的公路溯流漫漫，河风吹拂着两岸平旷如砥的油菜、麦苗，鼓荡起阵阵金波碧浪。夜郎河清澈明净，三五成群的白鹅伸长脖子，“嘎嘎”高歌，麻鸭们则一个劲扎着猛子，在飘曳的水草里觅食。

河道两岸，由田坝、四坝、楠木坝、土地坝、龙塘坝五坝组成的夜郎坝，为唐贞观十六年(642)夜郎县治所，1300多年过去了，大屋土司衙门、狮子山夜郎县城残垣尚存。哪怕背负着被误读为“自大”的屈辱，这片土地仍倔强地从未改名更姓，仍戛然而立于历史的烟云之中，千载如斯，叠嶂向前。

提及夜郎，不能不提到那个成语。其实在历史的上游，因有《史记》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”之述，方有夜郎侯“汉与吾孰大”之问。可正是这真诚的一问，换来的是长达2000多年“自大”的嘲讽。

然而真正让夜郎名播宇内独标今日的，是夜郎国倾圮于荒草莽莽时远谪而来的一位诗人。

唐至德二年(757)十月，那位诗人在千里之外的浔阳便因“从璘附逆”被流放黔北夜郎。

众所周知，那位诗人正是李白。

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，李白始终是一枚颇具重量的惊叹号，无论他投向哪里，哪里都会激起千年不息的人文波涛，那波涛都会洞穿千年的精神土壤，58岁的诗人在“我愁远谪夜郎去，何日金鸡

花灯飞扬

■ 许义阳

在没有繁重农活的时节，永旺场及周边的村落寨子里，自然而然地，就有花灯小调开始随风飘扬，特别过年前后那段时间，尤其热闹。只要走出家门，整个永旺场，仿佛都被沉浸在花灯的锣鼓响磬、丝弦小调里。

在思州故里，永旺场这个“花灯之乡”的名头，可不仅是诗人的自我精神宽慰，你看他在流放夜郎期间，创作出30多首铭心刻骨的诗篇，锻淬出诗之金骨，足可见这日夜流淌的夜郎河，正是浇灌诗心的灵泉；这蓬蓬勃厚深的夜郎坝，正是茁壮诗歌的沃土。

桃花映水，一坝清旷。这个仲春，流连夜郎河畔，在太白泉，太白亭，太白听雷处，太白拜月台等夜郎人纪念李白的众多物化遗迹里，我的思绪久久停泊于这片土地的心灵纵深，不愿自拔……

泰山不独大其大，毫不独小其小。此刻，滨水夜郎，我想，世界的大与小都不是人为的定义？那么“自大”一把，又有何妨？正如光勇笑言，夜郎不自大，谁会知道它？

抬眼展望，铧尖山溪流叠嶂，如帘如幕，自苍崖翠壁间飘然漾入夜郎河，流经夜郎坝，数十里波平浪缓，温婉良驯。灼灼桃花，映红云朵；粼粼浪波，如吟平仄。

田老摸经常去大坪的易太平家唱花灯。易太平也是个残疾人，瘸了一条腿，走路不方便，人虽瘦，却臂力无穷，是铁业社的铁匠师傅。两人同病相怜，就常凑在一起唱花灯，也有花灯爱好者主动加入进去，有时候大家兴致起来后，你一出我一出地，便通宵达旦地唱，直到东方既白，方才尽兴散场。

田老摸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一点儿都不会影响到他的言行。他的高光时刻，是20世纪50年代，他指导的永旺场花灯表演队，动员了许朝珍、伍凤英两名年轻姑娘上台唱花灯。在此之前，思州故里花灯戏中的巨角，从来都是由男扮女装担任，两个女生正式登台唱花灯，这在思州故里花灯界，是开先历史先河的大事。最终，由这两名姑娘参演的节目《人民公社好》，过五关斩六将，通过层层选拔，脱颖而出，得以晋京汇报演出。这也是思州故里文艺界的高光时刻。

说起来，我的父亲其实也可以算一位资深花灯票友，而且打得一手好锣鼓，什么“鹰拍翅”“凤点头”“马咬牛”“牛擦痒”“金钱吊葫芦”，无一不大会。

易太平家就在我家隔壁。父亲在辛苦劳作之余，有时便也跑到易太平家喝茶，自然而然地便参与进田老摸的团队，敲一阵锣鼓家伙，唱两段花灯道白，舒缓一下生活的压力。我依稀记得，小时候家里的墙上，还挂着一把月琴，老人家除了敲得一手好锣鼓家伙外，其实也还会点弹拨拉扯丝弦的。

20世纪末，县里组织人员收集整理思州故里民间文艺三套集成。县里的专家们专门到永旺场，基本就以田老摸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，请他足足唱了半个月的花灯。唱了一辈子的花灯，一下子就成了艺术瑰宝，这当然就成了田老摸的又一个高光时刻，让老人骄傲了一阵子。

我手中有两本思州故里的花灯唱本，一本是蒲义天先生搜集整理的《许家坝土家花灯》，首篇《进场开财门》中，就有唱词道：“灯从唐朝起，灯从宋朝兴。”接着还有一句唱词：“李世民皇帝来登位，交与世上玩灯人。”不约而同的是，在另外一本寇源搜集整理的《思南民间花灯》里，首篇《说福事》中，也有“灯从徐元盛世起，戏从唐朝盛

世生。”推测“徐元”或是“隋炀”之意。这两本花灯唱本的传唱地，一个在永旺场，一个在思州故里，两地图有几十公里的崇山峻岭相隔，却都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基本相同的内容，这说明了，思州故里的花灯，二者是从中原传过来的表演艺术。

可以准确考据的是，清代资深花灯票友，任职云南曲靖的思南人罗芳林，在清光绪年间告退返乡，便在家乡罗家坝搭了一个高高的舞台，把花灯演出搬上了正规的舞台，思南高台戏便由此而得名。这是思南花灯从不需要舞台的二人转，蝶变为舞台戏的升华。

2023年的夏天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，带着北大30来名师生，来思州故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，专程前往永旺场两如楼参观。北大师生们对两如楼的藏书，特别是乡土文献特别感兴趣，认真翻阅、拍照、做笔记。永旺场是有名的花灯之乡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花灯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、号称“花灯王”的许朝正，年纪虽然大我许多，论辈分却是我侄子。县里和镇上，本来在其他地方专门为北大师生安排了一次许朝正的花灯节目，见唐院长一行对两如楼非常感兴趣，就索性将花灯班子请到两如楼，就在小院里跳了起来。我则在陪同唐院长观赏之时，特地翻出寇源的花灯唱本，以思南花灯唱词内容为例，向他重点介绍。在少数民族风情浓郁的贵州，在思南那浓浓的乌江流域文化。

花灯老艺人，文化程度普遍不高，许多人都是只会唱灯不会记词。10多年前，我曾专程到其思州故里的家中做客，拜见寇源先生。相谈甚欢之际，我向老先生建议，争取在有生之年，将自己唱了一辈子的花灯，整理出一本书来。这么一说，寇源先生就转身进屋去，将其多年收集的花灯唱词拿了出来，让我极其震惊：小学生作业纸、香烟纸、食品包装纸、报纸的边角空白，各式各样的纸张，堆成了厚厚的一大垛，每张纸上都记载着一段花灯唱词。寇源先生说，这些都是自己平日里零零星星收集起来的：“不管是在做活路还是在睡觉，哪想起了哪就赶忙记下来，就怕等会就忘记了。”

寇源在思州的一众花灯老艺人中，算是最有文化的人。因此，虽然无人要求或相助，但是寇源却有此文化自觉，主动收集整理花灯唱词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还是有极少数热爱花灯的年轻人。县里也在年轻人中评选出过十大花灯王子、十大花灯姑娘。我有一个本家兄弟，常年在外打拼，多年来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思州故里、宣传永旺场。在他自己作词、自己作曲、自己演唱的大量音乐作品中，都将思州故里的花灯元素融入其间，让人印象深刻。那些熟悉的花灯旋律，让我这样的游子，每每听得沉醉入迷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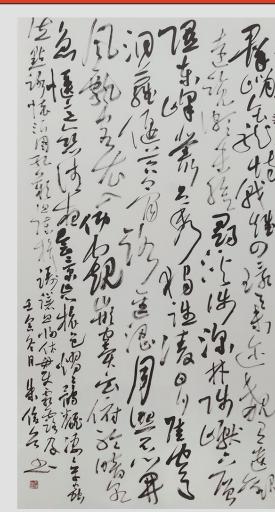
“村村寨寨唱着花灯，男男女女情满山岗。”

“看春天的月亮，花灯在飞扬！”

艺术当然要创新，但其核心内涵还是不能丢。民间艺术，根在民间，这就是思州故里花灯的希望。我也当然有理由相信，每年回到老家过年，在永旺场上，在两如楼里，把盏斟酌之际，还能闻着那烧酒香，听听那些陈年的老腔。

27° 黔地 娄山关

全国书法名家写贵州



草书《明·王阳明 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》 朱俊首

群峭会龙场，戟雄四环集。迹貌有遗观，远览未果。寻溪涉深林，陟巘下层巘。东峰丛石秀，独往凌日夕。崖空洞嵌玄，苔骨经路涩。月照石门开，风飘客衣入。仰窥嵌石，俯聆泉急。慨意恋清夜，会景忘旅色。熠耀岩鹊翻，蹀躞草虫泣。点咏怀斯朋，孔叹阻陈揖。踌躇而归休，毋使霜露及。

朱俊首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行书专业委员会主任。

乌江源百里画廊

■ 韩中州

天气晴好，朋友老陈一大早就来电约我去乌江源百里画廊拍照。老陈在部队做过宣传干事，转业后安置到地质队工作，经常走南闯北，摄影似乎由爱好变成了他的专业。吃完早餐，我们驱车赶往目的地。

乌江源百里画廊的核心景区在黔西南州南部化屋村的东风湖，乌江源南三岔河与北源六冲河在这里交汇后始称乌江。20世纪90年代建成东风水电站大坝，水位倒灌进两河源流几十公里，原来清澈险滩的乌江，形成面积20平方千米、总库容10亿立方米的三叉形湖区。东风湖是乌江干